第一章　寄居道觀的姑娘

青翠山林中坐落著幾間不起眼的竹屋，沈卿卿正坐在屋前的石桌煮茶。剛剛才下過一場雨，水霧還未散去，吹過來的風多了絲涼意，將她身上的道袍也吹得微微揚起。

水響三聲，提壺澆沏，茶香便在空氣中飄散。

「師父喝茶。」沈卿卿雙手將茶遞與對面的老人。

白色茶碟盛著青碧茶湯，輝澤相映，叫人賞心悅目。

老人瞇著眼笑，接過後尚未品嘗就道聲好茶。

沈卿卿被他逗樂了，笑意在清澈的眸中洋溢，「師父這是上哪習的神術，品茶只用看就知道滋味？」

被徒兒打趣，無機子反倒笑得更歡喜，他毫不謙虛地道：「我徒兒做什麼都好。」

沈卿卿習慣了他這種「我徒兒就是天下第一」的論調，只抿著唇笑。

無機子望著面容清麗不俗的徒弟，心中歎息一聲，他這徒兒真的什麼都好，就是命苦了些。

他三指執茶碟，輕抿一口道：「明天妳就在玄靈觀待滿三年，也給妳父母守孝滿三年。接下來妳準備如何，沈家還回不回？」

沈卿卿沒想到他突然提這個，微微一怔——是啊，三年了。

她笑道：「自然是要回去的，哪能叫他們這麼心安理得。」

沈卿卿嘴裡的他們，是她的二叔父一家。她十三歲那年父母雙亡，然後就被二叔父以守孝的名義丟到玄靈觀中。這一丟，就是三年的不聞不問，若不是她有別的造化，怕要被逼死了吧。

她知道的，其實是她二叔父心虛罷了。當年父母會慘死，她二叔父以為沒人知道真相，她卻將一切都看在眼中，深深記在腦海。

無機子聽罷，淡然的面容也顯出了一分厲色，將茶碟重重放下說：「為師會助妳的。」

沈卿卿聞言卻是搖頭，「您好不容易得來清靜，還是別露面了。外邊多少人都在找您，有句老話雖不中聽卻是很對——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您啊，就別管我的事兒了。」

這是什麼比喻！無機子瞪眼，下巴的山羊鬍子一跳一跳的，「妳這是嫌棄為師嗎，為師可是跺個腳地都要震三震的人物！」

「是是是，師父您自是最厲害的！」沈卿卿瞧著生氣的老人，忙安撫道。

都說老小孩，現在她家師父就是這個情況，總要讓人順著，實話聽不得。

無機子對她明顯的敷衍不滿，哼哼兩聲，抬頭看了看天色，「妳趁天還亮著下山去吧，等過了明天，沈家不來人接妳，為師就陪著妳回去。還有，妳那個未婚夫竟一直沒來信？」

沈卿卿又是一怔，好半會才反應過來，自己原來確實有門親事，還是個侯爵之後。

她說：「怎麼，您又要給我撐腰，給我送嫁？」

「自然！不過三年來對未婚妻子不聞不問的男人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，要不為師

Crescent

做主，妳和妳師兄——」無機子才說一半，就發現徒弟已站起身，話音便頓了頓。
沈卿卿慢條斯理地整理道袍，隨後笑著朝他施一禮，「天色不早，徒兒先行告退了。」
說完不多做停留，施施然離開，根本不接他剛才的話。
無機子目送窈窕的身影消失在疊翠山林間，又哼了聲，搖頭輕歎道：「怎麼那麼抗拒呢，師兄師妹多般配啊。」
沿著山路往回走的沈卿卿卻很無奈，都這麼些年了，她連師兄是方是圓都不清楚，她師父怎麼就要做媒人呢，何況她是定了親的。
沈卿卿回到道觀時已夕陽西下，天際被霞光染成橘紅色，高聳的屋簷飛脊都折射著淡淡金光。她從後殿的小道走過，望著連綿殿宇回想起在林間與無機子的對話，本要往客院的腳步轉了方向，直直朝道觀東面去。
玄靈觀的東面也有不少殿宇，但比前殿要冷清得多，而這處的其中一個殿內供有她父母的牌位。
沈卿卿輕車熟路來到一處僻靜的殿閣，拾階而上。
殿內依舊空空寥寥，只有油燈亮著昏暗的光，她走到父母的牌位前跪下。
父母慘死，沈卿卿每每回想都是悲痛，當然也有恨。可她懂得，光是恨沒有用，她也不能只靠恨怒而活，那樣的人生還有什麼意思？
她要為父母討回公道，讓仇人見她就瑟瑟發抖，更要吃好睡好，開開心心的折磨他們一輩子，只有這樣，她父母泉下有知才會安心吧。
出神中，沈卿卿被一聲鐘響喚醒。她向殿外看去，發現天地間已籠上暗色。
剛才那鐘聲是觀裡的暮鐘，每到酉時就會敲響，這一出神竟是跪了許久。
該回去了，不然她的婢女要等得心急了。
沈卿卿起身，因跪得太久，腿早就麻得沒了知覺。她不由自主往前趔趄了兩步，扶住長案才順利站起來。
剛站好，她就發現父母牌位前放有東西——一根翠綠的竹枝。
她目光微凝，毫不錯眼地盯著那翠竹看。
自古以來，竹都被比喻為君子，更有竹之七德，又有寧折不彎，是為正直，超然獨立，頂天立地，是曰卓爾的讚美等等。
是誰在她父母牌位前放了這竹枝？
沈卿卿伸手輕輕摸了摸，竹節在指尖下起伏，她猛然轉身往殿外跑去——
有人來拜祭過她父母！
她奔出殿閣，激動地四處張望，很快，心頭翻湧的情緒便散去。
周圍靜悄悄的，昏暗的天地間只有她伶仃的身影。
就那麼站了會，沈卿卿輕攏指尖，抬眼看著透出雲層的月光呼出口氣。
她在殿內待了那麼久，即便有人來過也是許久之前，哪裡又還尋得到？
心情平復下來，她反倒不覺得失落，臉上還添了絲笑意。不管是誰來祭拜過她父母，都說明當年父母抵擋流寇攻城的事還有人記得！否則哪裡會放一根竹枝來比喻，讚揚父母的品德？

Crescent

沈卿卿笑著，腳步輕鬆地回客院。
道觀與客院相隔的月洞門就在不遠處，一路未歇的沈卿卿步子卻是一頓。
前邊的拐角處隱約露著半個身影，那人身形修長挺拔，一看便知是男子。
來玄靈觀的香客大多數是女眷，怎麼會有公子站在這處，是有身分尊貴的女眷來上香，隨行的侍從嗎？
沈卿卿遲疑著，安靜地往前又走了幾步，卻不想聽到了說話聲——
「公子，恐怕是謠傳，我們搜遍了整座山，也沒有尋見那無機子的蹤跡。」
聽到無機子三字，沈卿卿眉心一跳，臉上的笑意亦收斂，下意識藏身到路邊的樹後。
這些人是來尋師父的？
她有些心驚。師父已經多年未顯露過行蹤，這些人是從哪兒得來的消息？
沈卿卿握了握拳，手心裡都是汗水。
如今已進入夏天，青州府又近海，天氣本就悶熱，這一會她不但手心濡濕，連鼻尖都冒了汗。在緊張中，她聽到一個極清潤的男聲——
「既然是謠傳，那就別再擾了這道觀的清靜。」
很快有人應了聲是，沈卿卿就聽見雜亂的腳步聲，彷彿是在離開。
她背靠著樹幹，還沒從這突然的消息中緩過神，耳邊又傳來輕微的聲響。
是腳步聲，有人正一步一步靠近她！
沈卿卿緊張得整個身子都繃直，心跳劇烈得快要從胸腔衝出來一樣。她躲著的這個地方，只要那人一拐過來就能看見，這棵樹根本藏不住她的身形。如果她現在就離開……
沈卿卿望著毫無藏身之處的直道，深吸口氣，拔腿就跑，卻還是晚了一步，在她邁出步子的瞬間，手腕就輕輕被人扣住，整個人立刻被帶得往後倒。
在身子倒下的同時，沈卿卿眼前的月光被來人身影擋了大半，溫熱的氣息自耳邊掃過。
她又聽到了剛才那個清潤的男聲——
「妳躲在這兒做什麼？」
他聲音很輕，沒有太多情緒波動，她卻有種頭皮發麻的感覺，想也沒想的利用向後倒的力量順勢撞過去，還回身伸手朝他面前襲去。
嬴戎在說話時發現一道影子晃動，他不動聲色想來看個究竟，哪知躥出了個小道姑，而這小道姑還有些剽悍，竟是一言不發就朝他臉上招呼。
嬴戎快速偏頭躲過，藉著月色，他看清了行兇人的面容。
這驚鴻一瞥令他愣怔，捏著她的力度就減少許多。
沈卿卿也沒奢想能得手，不過是要逼退他，在嬴戎出神這刻她快速掙開，提起袍襬又要逃跑。未曾想到有一道身影從她後方又襲來，伸手就欲擒住她。
來人一出手，沈卿卿知道自己這是被算計了。
這些年經歷變故，她也算是磨練了出來，在驚慌中還算冷靜，瞬息就做出對策。
只見她手一抬，一道銀光就從袖中飛射而出，直襲埋伏她的人。

Crescent

「她有暗器，公子莫上前！」埋伏之人高喊一聲，抽刀往身下格擋。
而她根本不做多想，趁對方躲避的時候跑得飛快，待嬴戎等人回神，沈卿卿的身影已消失在直道盡頭。
嬴戎望著空空如也的直道，阻止還準備再追的玄袍男子，「別追了。」
「公子？」元臨疑惑看過去，只見錦袍公子側顏俊雅，平素總帶三分笑意的黑眸內光華浮動，就那麼盯著直道，似在思索什麼。
見此他沒有再出聲打擾，而是蹲身看向地上的東西——圓滾滾的一顆銀子。
拾起銀子，他有些愣怔，剛才那小道姑甩來的暗器是顆銀子？
元臨腦海裡浮現方才的畫面，他當時緊張是因為暗器襲來的地方有些尷尬，哪知竟是一顆銀子！
元臨發現自己被一顆銀子所驚，還因此放跑了人，臉上有些掛不住，心頭亦積了怒。
那個小道姑是算好了角度才扔的銀子？
嬴戎此時已斂了神思，想起為何覺得小道姑面容熟悉。
倒是巧，沒想到來此還有意外收穫，可惜她跑得太快，尚不能完全確認。
嬴戎想著攏了攏袖袍，一轉身，就見元臨面色不豫地攥著顆銀子。
銀子？他掃了眼，恍然這銀子的由來，覺得有些意思，輕聲道：「元大人，這就是那個暗器？」
元臨正有種被戲耍了的感覺，聽到問話心中更是莫名羞惱。他暗暗磨了磨後牙槽，說：「公子放心，我這就去搜觀！」他非得將那耍心機的小道姑給揪出來不可！
讓人給逃了，元臨暗自憋了氣，語調就帶著幾分兇狠。
嬴戎聞言抬頭看了他一眼，聲音溫潤，「找到人後別嚇著她，先帶來見我。」
元臨怔了怔，心中頗為疑惑，遲疑著問：「公子是擔心今日的事被宣揚出去？」
「非也。」嬴戎微微一笑，將手攏進寬大的袖袍中，「是有別的原因，你將人找到了，也許就立了件大功。記住，切莫傷著她。」
嬴戎本就長得清俊，淺淺一笑，在皎潔月色下端的是溫潤清貴，相貌無雙。
這種態度並不是元臨想的被窺了要事後的惱怒或忌憚，有些微妙，叫他既疑惑又覺得詭異。可轉念一想，眼前的青年見誰不都是三分笑意，從不顯山露水，極少能叫人窺探出他的情緒。更何況，嬴家的人哪一個是他們能猜透心思的，天生的人上人，腸子怕都是比旁人多拐一個彎。
在元臨胡思中，嬴戎抬頭看了看天空，雲開月明，星如瑩水。
他說：「你去吧，月色不錯，我四處走走。」道觀這種地方，倒是讓人覺得心境平和。
元臨目送嬴戎負手往相反的方向去，垂下的柳枝與月光落在他肩上，似乎心情很好，還停下腳步抬頭看柳樹。該找的人沒有下落，還讓一個小道姑聽到不該聽的，他倒是一點都無所謂的樣子。
「大人，可是要搜觀？」
元臨下屬得到消息前來，拉回了他的注意力。他移開視線，回想了下小道姑的面

Crescent

容，一揮手，「搜。」帶著人浩浩蕩蕩往道觀的主殿去。
沈卿卿僥倖逃離，謹慎的繞了大半個道觀從別處回了客院。
她住在客院最西邊。那是小小的一方院子，屋舍三間，院子用簡單的籬笆圍著。入夏後纏繞籬笆而生的綠植碧翠，便顯出幾分遠離了世俗塵囂的寧靜。
還沒到地方，她就見著自己婢女站在門前焦急的張望。
「姑娘！」桐月等到天擦黑，終於見到熟悉的身影，忙迎上前去。「姑娘，您可叫奴婢好等。」
桐月小臉圓潤，一雙大眼十分有神，此時眼裡寫滿了歡喜。
「遇上了些意外。」沈卿卿擺擺手。
這一說，桐月才發現她身上有些狼狽，寬鬆的道袍皺巴巴，袍襬及鞋子沾滿了泥巴，哪裡還有小姑娘該有的樣子。
她緊張地拉著打量，「是在山林裡遇到什麼走獸了？傷沒傷著？奴婢就說了，夜路走得多總會遇到鬼的！」天天往山上跑，還不要她跟著，叫人提心吊膽的。
沈卿卿被她的比喻鬧得哭笑不得。這丫頭在她身邊那麼久，也就只學到噎人的本事。
桐月說完才察覺自己又口沒遮攔，怯怯抬頭去看姑娘，朝著自己嘴就拍了下，「姑娘，奴婢這嘴就不會說好聽的，您別生氣，奴婢是太過擔心。」
沈卿卿笑著抬手拍拍她的肩膀，示意無所謂。
桐月鬆口氣。好在她是賣給姑娘了，賣了別家，就她這張笨嘴，估計得天天挨板子。
桐月扶著沈卿卿要進院子，才走了兩步，想起要緊事來，忙壓低聲說：「姑娘，二老爺派人來了，應該是來接您回去的。」
沈卿卿詫異。白天才說著，這就來人了？二叔父居然會派人來接她回家，還真是預想不到。
沈卿卿心中對這二叔父高看了一分，並讚一聲——挺有膽量。
進了院子，果然見到三個陌生人，其中兩個是婦人、一個是中年男人，三人都是普通的衣著打扮。
沈卿卿只是看了一眼，並沒有多加理會，直接進了屋。
桐月想了想，與還站在院子裡的人說：「姑娘剛去參道回來，幾位再稍等片刻。」話落，回屋掩上了門。
被一道門板阻擋在屋外，院子裡三人面面相覷——
那就是大姑娘？哪家姑娘會像她這樣，滿腳泥巴，還做道姑打扮，倒像是個野丫頭。
三人心中嘀咕著，眼中都多了幾分輕視。
「姑娘，奴婢先給您更衣。」
屋裡，桐月取來乾淨的衣裳，哪知一轉身，就見到沈卿卿已經解了冠，正坐在妝台前拿了剪刀對頭髮比劃著。
桐月嚇得睜大眼，急道：「姑娘您這是要做什麼？」

Crescent

她丟了衣裳要去奪剪刀，沈卿卿動作卻更快，只聽「喀嚓」一聲，青絲就在桐月眼前飄落，她腳下一軟，跌坐在地上，顫聲喊，「姑、姑娘？」
沈卿卿卻在看銅鏡，鏡子裡映照出一個有著齊劉海的少女。正好擋住了眉，顯得她一雙眼更大更亮，臉龐也越發小巧精緻。
她左右看了看，挺滿意的，然後將掉在道袍上的頭髮拾起，對嚇得面無人色的桐月交代，「這些拿去燒了，還有道袍，全部燒掉。」
她說著，隨手拿起素緞髮帶，將頭髮鬆鬆挽在腦後，就開始脫道袍。
其實她也不確定那兩人有沒有看清自己的長相，但還是改變一下的好。
桐月揣著亂跳的心爬起來，仔細打量沈卿卿，終於鬆口氣，「姑娘，您要嚇死奴婢了。」還以為姑娘想不開，道姑當膩了要削髮當尼姑，不過這樣的姑娘看著更俏了。
桐月雖疑惑沈卿卿突然剪劉海的舉動，但知道她沒有別的意思，將心又放回肚子裡。
伺候姑娘更衣後，桐月將道袍和頭髮一起收拾好，按吩咐到屋後燒毀，燒過後的灰還倒在樹下用土掩埋，一切處理完畢已是兩刻鐘後。
院中的三人腿都要站麻了，硬是想著二老爺的吩咐，才忍住調頭就走的衝動。
桐月這時才請了三人進屋。
屋內的長腳燭台都已經點亮，沈卿卿就坐在矮案後，看著他們敷衍的朝自己行禮，眼中就有流光閃過。
她輕聲說：「你們是沈家的僕人？」
小姑娘聲音清脆，十分悅耳，與先前給人的狼狽印象大大不同。
其中一婦人抬起頭，旋即一怔。眼前的小姑娘穿著並沒有比方才好太多，素色的棉布褥裙，一頭青絲沒有挽髻，只是用髮帶鬆鬆束著，如墨般鋪灑在身後，也正是這簡單素淨的裝扮，更顯得她肌膚白皙、眉眼精緻，像玉雕雪砌的一般，總之一眼看去，美不可言。
這……這是剛才那個野丫頭？
抬頭的婦人在愣怔間就喊了句，「大姑娘？」怕認錯人一樣。
「妳也可以喚我卿娘。」沈卿卿聞聲對她笑了笑。
那婦人又是一怔，嘴中已經順口喊道：「卿娘。」
「欸。」沈卿卿笑著應道。
與婦人同行的另外兩人用看傻子一樣的眼神看了過去，那個婦人才反應過來。
呸呸，她喊的什麼？親娘？這野丫頭占自己便宜！
婦人氣惱不已，一張臉漲得通紅。
沈卿卿渾然不覺，面上仍是帶著得體的笑意，再問道：「你們是沈家的僕人？」
方才的婦人被氣得根本不想搭理她，冷著臉沒有作聲。
沈卿卿瞅著笑容深了一分，白皙的手指輕輕叩了下桌面。
另一位婦人聽到聲響，立即接話道：「大姑娘，是的，奴婢是李四家的。」
「哦——」沈卿卿頷首，又問：「來這兒有事？」

Crescent

李四家的覺得她語調有些怪，不由得抬頭看她一眼，可姑娘雙眸清亮，笑容亦十分和善，心頭剛剛升起的詭異感就不見了。
她頓了頓，說道：「是二老爺讓我們過來的，姑娘已經離家三年了。」
一邊的桐月聽得心中激動，果然是來接姑娘回家！姑娘剛才還作弄人家。
沈卿卿點了點頭，「確實是離家有三年了。你們前來，一路辛苦，這處屋舍簡陋，先屈就些吧。」說罷，吩咐桐月將餘下兩間屋子拾一拾，兩個婦人住一間，另外的那個中年男人住一間。
桐月喜笑顏開的應下，領著三人到屋舍，動作麻利地鋪床。
她笑吟吟地說：「先歇會兒，我去廚房取飯食。」
三人也笑著跟她說了幾句客氣話。
桐月一轉身，被沈卿卿戲耍的婦人就推了李四家的一把，語氣有些責怪，「李四家的，妳怎麼那樣說話？說得好像我們是來接她回去的一樣。」
李四家的不滿地看向她，「陳力家的，妳推人幹麼呢？我說了要接她回去的話嗎？我不什麼都沒有說嗎？當時不那樣說，妳倒告訴我要怎麼說啊！事後諸葛亮，剛才卻跟鋸嘴葫蘆一樣，妳能耐，妳就不會朝著人喊親娘。」
陳力家的被她嗆得面紅耳赤，有些惱了，一甩袖子就躺倒在榻上，嘴裡嘟囔了幾句。李四家的沒聽見她說什麼，只冷哼一聲。
她也是倒楣，被派來走這麼遠的一趟，還好這個大姑娘好哄，先叫她誤會就是，左右尋到東西他們就走了。
接她回家？呸，想得美！
第二章　變裝躲搜索
屋舍內小小的衝突了一場，桐月已開心地回到沈卿卿身邊，準備再多拿個食盒，好去大廚房取晚食。
沈卿卿仍坐在矮案前，手指輕輕摩挲著杯沿，臉上的笑意蕩然無存。
桐月拿了食盒，轉身就見到自家姑娘嚴肅的表情，有些奇怪，「姑娘，您怎麼一副不高興的樣子？」她雖然討厭二老爺，但有人來接她們回家也是件值得高興的事。
見桐月歡喜得沒心沒肺，沈卿卿倒有些羨慕了，指著自己對面說：「妳坐下。」
桐月只能先將食盒放下，工工整整地跪坐。
「妳覺得他們真是來接我的？」
沈卿卿聲音很輕，桐月愣了下。剛才不就說了？然後很認真地點頭。
沈卿卿心中歎氣，不疾不徐地繼續說：「如若妳被吩咐要去接一個人，妳是如何趕路？是焦急，還是慢慢地？」
「當然是著急。」桐月想也沒想脫口而出。早接到人，早辦好差，還能在主子跟前落個好印象。
沈卿卿點頭，又說：「既然著急趕路，那麼一路過來肯定面有疲色、風塵僕僕，剛才那三人可有？」
這……桐月先是一愣，然後細細回想。三人個個精神奕奕，身上也不見姑娘說的

Crescent

風塵僕僕，她終於明白過來。
「他們並沒有著急趕路！」這意味著什麼？意味著根本就不是來接她家姑娘的！
桐月震驚了，可還是不太敢相信，「不是來接姑娘，那是來幹什麼的？」
是啊，他們來幹什麼的？沈卿卿也想知道。
她托著腮，在燭光下與一臉疑惑的桐月大眼瞪小眼。
沈卿卿長了雙極好看的眼睛，顧盼間流光微動，千斛明珠難喻其眸，即便面無笑意，眼中亦是顯出三分笑來，且嬌帶嗔一般，這便是俗稱的桃花眼。
桐月與她對視久了，竟是有些目眩，還莫名生出幾分不好意思，臉頰微紅的移開視線。
沈卿卿見自家的婢女突然害羞，先是一怔，旋即低笑出聲。怎麼跟了她那麼久，看兩眼還害起臊來了？
桐月被那笑聲鬧得臉更紅了，但很快那點窘迫便被怒意給取代，「不是，姑娘，您就不生氣？」那三人居然誆她們，一句實話都沒有！虧她先前還同情那個婦人被姑娘戲耍，其實是姑娘早看穿了，故意叫那婦人沒臉而已。
沈卿卿懶懶地靠到迎枕上，不但不生氣，反倒覺得有些意思。
「有人在妳面前演猴戲，不挺有意思的嗎？好好招待著，也許很快就知道了呢。」
還好好招待，她家姑娘的心可真寬。桐月翻了個白眼，氣得難受，覺得天底下沒有比二老爺更壞心眼的人了。
主僕倆正說著話，外邊卻傳來一陣腳步聲，沈卿卿就聽到有人喊——
「官兵緝兇，屋裡的人都出來！」
官兵？沈卿卿聽到聲響，神情凝重，緩緩坐直了。回來後就被沈家來人耽擱，她還沒來得及細想先前的經過，但搜觀倒真是讓她意外。
官兵擒兇，那夥人是朝廷的？當時她只聽見有人喊公子，並不是大人……難道是湊巧？
沈卿卿思索著，外邊又傳來讓人出屋的命令。
「姑娘，觀裡鬧賊了？」桐月有些驚慌。
沈卿卿將疑問壓下，站起身，「興許吧，我們出去看看。」
沈卿卿裙裾逶迤，被燭火照亮的面容上從容不迫。桐月無來由的就冷靜下來，跟著她走向外邊，「姑娘，帷帽。」
沈卿卿卻說：「不必。」既然是搜查，戴了帷帽肯定也要摘掉，倒不如就這樣，還顯得磊落。
桐月腳步頓了頓，還是順手將門後的帷帽抱到懷裡。
從沈家來的三人也被驚動，一聽是官兵搜查，自然不敢躲著，慌慌張張出了屋。
帶隊的是一位身形瘦高的玄衣男子，他隨意掃了眼三人就移開目光。
沈卿卿此時走出屋子，他的視線一下就落在她身上。穿著素色衣裙的姑娘慢步走來，走動間衣袂輕揚，落在她袖上的月光就似水波般蕩開，她似有疑惑，視線在院中打量一圈。
玄衣男子不由在心中讚了一聲。哪家的小姑娘，簡衣素面仍姿容姝麗，那不經意

Crescent

掃來的眸光像羽毛一樣落在人身上，輕飄飄的卻叫人忍不住跟著追尋。
「姑娘，夜裡風涼。」桐月追上前，將帷帽給沈卿卿戴上。
及地的白紗將沈卿卿的面容遮住，連著那窈窕的身形也擋得嚴嚴實實。
玄衣男子怔了怔，正好對上桐月帶著惱怒與不滿的雙眼。
即便本朝風氣開放，可這樣盯著一個小姑娘看確實有些失態。玄衣男子倒也還算知趣，很快地移開視線，一揮手讓侍衛們進屋搜尋。
沈卿卿在他視線離開那瞬便知道沒自己什麼事了，就那麼立在院中，看著侍衛們在屋裡翻找，連屋後和草叢都沒有放過。
「副尉，屋內沒有人，也沒有找到道袍一類的。」
不一會，沈卿卿就見到有人回到玄衣男子身邊彙報。
玄衣男子聽後沒有多言，而是高聲喊集合，轉身就要帶隊離開。
正當沈卿卿以為他要那麼離開的時候，他卻突然停下腳步，回頭又看她一眼。
那視線掃來，沈卿卿瞬間屏息凝視，好在玄衣男子也只是一眼，很快就出了院子，往下一處去。
見人真的走了，沈卿卿總算鬆口氣，也確定她剛剛遇到的那兩個人……真是朝廷的。都這些年了，朝廷居然還沒放棄找她師父。
沈卿卿默然轉身回屋，桐月緊隨其後。
屋裡因剛才那些侍衛的搜尋顯得有些凌亂，桐月進了屋，先看了眼被翻亂的衣櫃，轉身就「砰」的一聲將房門給關上。
「姑娘，您讓奴婢燒道袍……」桐月在院子裡也聽到那侍衛的稟報，回想起先前幹的事，整顆心都在狂跳。
「有些關係。」沈卿卿並沒隱瞞。
桐月聞言睜大了眼，果然有關係，可那些是官兵，是朝廷的人，怎麼可能是姑娘嘴裡說的那般雲淡風輕，怕是有大大的關係！她緊張地問：「他們這是沒認出姑娘來吧？」
沈卿卿將帷帽取下，在矮案前坐下，「應該是沒有。別慌，他們也未必看清了我的面容。」
所以她們家姑娘還把頭髮給剪了，就是防著有人來搜查？
桐月腳有些軟，坐到地上，隨即又想到什麼，「這些都是朝廷的人，難道他們知道無機子大師的事了？還是知道姑娘您——」與無機子的師徒關係！
只是她話才說一半又忙捂住嘴，還爬起來趴在門縫往外看，確定外邊什麼動靜都沒有，才舒一口氣。
沈卿卿本還有一絲緊張的，卻被桐月的舉動給逗樂了，「沒有，只是不小心偷聽到他們在找人，被發現罷了。」她指尖點了點桌面，視線落在微微晃動的燭光上。他們並沒有找到她師父，也沒有認出她來，找不到人肯定會離開，至於會不會留下人繼續搜尋就不得而知了。
「我們這兩日就回沈家。」沈卿卿做了決定。左右是要回沈家去的，如今又出了這個變故，她在觀裡多留一日，暴露的可能性就會多一分。

Crescent

「這兩天？」桐月疑惑。沈家來的人就在這兒，她們要怎麼回去？那三人既然不來接她們，定然會阻止姑娘歸家的。
沈卿卿肯定地點點頭，唇角微揚，「對，就這兩天。」
桐月被接二連三的事鬧得有些懵，拍了拍腦門，重新拎上食盒往外去，邊走邊說：「反正我這腦袋也不靈光，姑娘怎麼說怎麼做，姑娘都是對的。」後面一句話重複了幾遍，還拿手朝臉上一頓搓揉，目露堅定，抬頭挺胸地出門去大廚房取暮食了。
沈卿卿卻被這耿直的丫頭逗得笑出聲。

玄靈觀主殿內燈火通明，元臨就立在殿中。他居高臨下望著跪地的觀主與一眾弟子，右手輕輕搭在腰間的佩刀上，一身肅殺之氣，極是懾人。
玄靈觀的觀主四十餘歲，她滿臉惶恐，時不時抬頭看元臨身後的慈航普渡天尊，心中不斷念著淨心咒，好像這樣她內心才能安穩一些。
那麼久以來，玄靈觀可是第一回攤上被官兵搜觀的事，而且面前這位氣勢懾人的大人也不說清是怎麼回事，只讓她將所有弟子聚集，還親自挨個地看，可是看過後又沒有下文。
他就在殿中那樣站著，不言不語，像是在等待什麼。
觀主跪得腿都發麻了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只知十分難挨。
「大人。」隨著殿外響起一陣腳步聲，終於打破了殿中讓人感到窒息的凝重。
元臨看著來人頷首，那人就道：「大人，都已經仔細搜查了，香客住的院子也都找過，並沒有發現。」
來人正是剛才去搜過沈卿卿院子的那個副尉。他奉命將整個道觀都搜索一遍，不要說道姑打扮的人，就連髒掉的道袍衣角都沒有看見。
沒有？元臨本就冷峻的眉眼一斂，氣勢更加駭人，似乎下刻他就要血洗這大殿，戾氣盡顯。
玄靈觀的觀主最會察言觀色，見到他這樣的神色，嚇得直接就癱軟在地上，嘴裡連聲喊，「大人明察，玄靈觀一向樂善好施，定然不敢藏奸惡之人！」
觀主不出聲還好，這一喊就叫元臨目光冷冷地睃了過去。他似是笑了聲，似乎又沒有，慢慢踱步到那觀主跟前，用刀鞘抵著她下巴。
觀主尖叫一聲。即便這刀沒有出鞘，也能將她嚇個半死。
她身後的道姑們也都嚇得瑟瑟發抖，面無人色。
元臨就這麼居高臨下看著她道：「那個小道姑呢？妳將人藏哪裡了？」
道姑，什麼小道姑？觀主抖著唇，害怕地澄清道：「大人、大人明察啊，我的弟子都在這處。三十一人，一個不少，若是大人不信……大人不信。」觀主突然想到一根救命稻草，磕頭道：「大人若是不信，可以去查我們觀裡的弟子名冊！」
說到這，幾位膽大一些的小道姑亦上前替觀主澄清，大殿內變得吵吵鬧鬧，場面有些失控。

Crescent

元臨太陽穴突突地跳，卻堅信是觀主撒了謊，是在包庇那個小道姑。
當元臨起了見血讓她們說實話的念頭時，一位扈從裝扮的人來到大殿，看著觀主跟幾個道姑抱頭低泣，擰了擰眉，「元大人，怎麼都哭了，公子可不是這般交代的。」
元臨冷冷地看過去，若有似無地笑了笑，「秦扈從這話真有意思。」什麼叫都哭了，他瞎了嗎？
秦晉沒理會他話裡的譏諷，面無表情地遞過去一封信，「公子剛收到的消息。」
元臨這才緩了神色，將刀掛回腰間，把已拆過的信抽出，一目十行。
慢慢的，他神色變得鄭重，「公子呢？」
「在觀裡東面的殿宇裡。」
元臨轉身吩咐下屬先對名冊，留下話，若是盤問中有人對不上名冊寫的內容，就直接扣下。
道觀東邊的殿宇內，嬴戎正站在一處供奉有牌位的地方，元臨前來時就見立在燭光下如松一般的挺拔身影。
「公子。」元臨上前一禮，冷峻的面容中多了分恭敬。
嬴戎抬眼打量他的神色，問：「那個小道姑沒有找到？」
這話直戳元臨心窩，叫他心中更是煩悶，聲音也低了幾度，「還在找。」他真不太想承認。
嬴戎輕輕笑了聲，「倒是第一回見你吃虧。這事先放放，所謂跑了和尚跑不了廟，信你看過了，先處理要事去吧。」
「我——」元臨說了一個字，將被小道姑惹出的怒火壓了再壓，「我這就去，公子呢？」
「這地方景致不錯，也許會再待個幾天。」嬴戎沒有給準確的答案。
元臨也不好再問，朝他施一禮，轉身回大殿。
只是他到底不甘心，還是等到對完名冊，卻仍沒有理出線索與頭緒，才忍氣撤離。
元臨離開的事很快就報到了嬴戎那，他伸手摩挲著牌位前的竹枝，眸中有著淺淺笑意，「他是該生氣的。」都城素有鐵血手腕之稱的元大人，擒一個小道姑居然失了手，傳出去可不是要叫人笑話？
秦晉站在他面前，面上全是不以為然。不過就是心思深沉一些，手段狠辣一些，給個虛名就端上了？「公子，夜深了，屬下已讓人備好客院。」
「不必了，下山吧。」
下山？秦晉疑惑地跟上已轉身的嬴戎，「不再尋那個無機子了？」
「今日鬧了那麼大的動靜，不必找了。」嬴戎拾階而下，看到滿地月華。他微笑著繼續說：「無機子可是墨派傳人，墨派除了機關術，還會變幻的陣術。他不想讓人找到，估計誰也別想見他。」
秦晉聽著心裡就犯嘀咕了。公子這話明明是知道結果，既然知道會無獲而歸，還巴巴跑這一趟做什麼？
彷彿看出了秦晉的疑惑，嬴戎難得地做了解答，「是聽過青州府先前一個縣令的

Crescent

事蹟，他在這兒，便前來拜祭一下。」
拜祭……秦晉回身往昏暗的殿內看去，殿內的兩個牌位寂然直立，透出沉重壓抑的氣息。
秦晉說：「屬下也有聽聞過這沈大人的事蹟，是位好官，就是可惜了。」
嬴戎卻沒有再說話，於月夜中且行且遠。
山下早已有華蓋馬車在等候，嬴戎登上馬車後自有人將竹簾放下，他喊了秦晉一聲，隔著簾子吩咐道：「讓人去客院暗中再打探，尋一個耳後有著一點硃砂痣的小姑娘。那小姑娘……還長著雙好看的桃花眼。」
秦晉怔了怔，旋即恍然。這個小姑娘應該是那個偷聽公子說話的小道姑，有細緻的特徵，公子卻沒有與元臨提起。
他心裡就生了個想法，他們公子是故意要看元大人的笑話？

夜月下，由峿山往青州府城的官道塵土飛揚，元臨帶著一眾屬下在趕路。
連續跑了兩個時辰，元臨在一處空曠的山腳勒了韁繩，下令就地休整。
峿山離青州快馬半日可到，他們能在明日傍晚前就入城，正好趕在那批酒囊飯袋的前頭，不會引起懷疑。
一行人未用暮食就下了山，侍衛們已自行生好火堆，拿出乾糧就著清水解決溫飽問題。
元臨並不感到餓，坐在一邊抽出佩刀，拿了乾淨的帕子一點點地擦拭著。
幽幽的月光落在那擦刀男子的身上，如霜似雪，更顯得他氣質清冷斐然。
元臨離開玄靈觀，腦海裡還留有小道姑的事。
第一回在女子身上栽了跟頭，要說立即就忘記，不太可能。他沉默地擦著刀，細細回想對方的面容，發現除了她那極亮的眼眸，其他的細節又記不太清楚了——但她肯定還藏在道觀裡。
元臨思來想去，只有這個結論，就是不清楚那些道姑是怎麼將人藏得那麼嚴實，名冊更是絲毫破綻都沒有。
總之，他不信人會憑空消失。
這一靜下心來琢磨，他腦海裡閃過什麼，表情先是錯愕，旋即整張臉都陰得能滴出水來。他發現自己先入為主，導致判斷偏差了，或者……她根本就不是道姑！所以那個名冊才能跟在場所有人都對上。
元臨想到自己不該犯的疏忽，異常惱怒。當時混亂，他又被挑起了怒氣，就變得不那麼冷靜，合該是那丫頭片子好運氣了！
他擦著刀身的手突然一頓，無意間，指尖摸到一處不平。
奇怪的觸感讓他皺了皺眉，當即將刀身橫在眼前，如霜的月華下，刀面泛著幽幽冷光，平整似鏡面的刀身居然凹了小小一塊。
什麼時候傷著刀了？
元臨盯著那痕跡，猛然回想起在山林間對方使詐的事，當時他抽刀擋了一下襲向

Crescent

下身的那枚銀子。想著，他又用手去摸那個凹痕，有著深深的懷疑。
一顆銀子，有那麼大的殺傷力？能將他精鐵做的刀身砸凹了？
不對，應該是說，那個狡猾的小丫頭能有那麼大的力道？
就算是弓弩恐怕也只能將他的刀傷成這樣吧，或者……力道還不如。
元臨又陷入沉思，越想越覺得那丫頭不簡單，當時所有事情都發生在一瞬間，他並沒看清她是怎麼丟出銀子的。
有了新的發現，那種想將人抓住的念頭就更甚，他揚聲喚人，吩咐道：「你折返回去峿山那個道觀暗查，查客院住著的人，十四到十八歲左右的小姑娘，不要驚動任何人。」
來人應是，他又補了句，「記得一定要避開公子的人，找到人後只打聽清楚，不要妄動。」
嬴戎應該也會再派人找那個小丫頭，畢竟先前還放走了人，又吩咐不得傷她。而他還沒弄清楚兩人有什麼關係，慎重行事為上，引起不必要的猜忌就不好了。
第三章　雨天趕路
遠在道觀的沈卿卿還不知道自己就像塊大肥肉，已經被兩頭狼給惦記上。她晚間也算是受了驚嚇，逃跑耗費不少體力，一夜睡得極香。
再一睜眼已是第二天，只是帳內昏暗不見光影，讓人產生不知朝夕的錯覺。沈卿卿坐起身，朝帳外喊，「桐月，什麼時辰了？」
帳幔很快被撩起，桐月脆生生地應道：「已經辰時了，只是在下雨，天色就顯得暗……是天明時開始下的。」她又補了句。
又下雨了，近個月來雨水頗多，聽說山下不少良田都內澇，農戶們都不敢下秧。
沈卿卿揉了揉太陽穴，任桐月將身後頭髮束起。
「姑娘起來了嗎？」
有一個聲音傳進來，沈卿卿抬頭，就見李四家的和陳力家的推門而入，臉上還掛著殷勤的笑，她就看了眼正為自己束腰的桐月。
桐月有所察覺，撇撇唇，快速理好腰帶站起來低聲說：「姑娘，這兩人一早就過來了，跟奴婢搶著收拾。」
這邊話音未落，不請自來的兩個婦人已經走到衣櫃前。
李四家的笑吟吟道：「姑娘怎麼穿那麼素淨？姑娘這個年紀就該穿鮮亮的才是。」
只是一看衣櫃，傻眼了，裡面的衣裳不是素白就是素黑。
「哎，妳們怎麼亂碰東西！」桐月不滿上前，將人從衣櫃前推開，「姑娘在孝期，妳們要姑娘穿鮮亮的，是黑了心肝還是爛心爛肺，要讓我們姑娘被人戳脊梁骨？」
兩人被推得連連後退，還挨了一頓罵，登時氣得漲紅臉。
「我不喜歡生人在跟前。」
李四家的正想回嘴，身後卻先傳來沈卿卿輕柔的聲音。她漲紅的臉又多了絲尷尬，轉身想要為自己分辯幾句，好能多在這屋裡多待會，卻正好對上姑娘那雙好看的眼眸。
這雙眼明明笑意淺蕩，內中卻又似有煙波輕轉，笑意就變得不那麼真切，與之對

Crescent

視久了反倒覺得這雙眸子淡漠極了，讓人莫名發怵生畏。
李四家的到嘴邊的話就卡在喉嚨裡，竟是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了。
桐月此時蠻橫盡顯，柳眉一挑，直接就將還怔著的兩人給推搡著趕出去，內室的門砰的一聲便關上了。
「姑娘，她們真的好奇怪。」桐月折回，幫沈卿卿淨面，「早間說是收拾，卻越幫越忙，險些將您的書架都弄得一團糟。」
沈卿卿撩著水的手一頓，水珠順著她指尖滾落盆中，讓水面又蕩起不平靜的漣漪。「她們是來找東西的。」她給出了答案。
桐月微怔，很快就認同了這個說法，擰眉道：「難道是來找老爺留給姑娘的那些產業？那可是老爺夫人留給姑娘的嫁妝，居然算計這些，他們還要臉不要臉！」她連聲音都被氣尖了。
沈卿卿接過帕子擦拭雙手，淡淡地道：「臉能生出銀子來，還是能當飯吃？」
桐月站在原地啞口無言，她家姑娘說得好對，所以二老爺就不要臉了！
她在心裡狠罵沈家二房一通，去大廚房取朝食，回來時見到沈卿卿在廊下逗弄鴿子。
那兩隻鴿子已經養了一年多，羽毛是灰白色的，不怕人，有人靠近就會轉著小腦袋一直瞅，十分可愛。初時她還以為姑娘是養來準備燉湯的，險些被她宰了，哪知說是送信用的。
桐月提著食盒上前，翅膀拍打的聲音就從她耳邊掠過，兩隻鴿子冒雨飛了出去。
「姑娘，牠們淋雨了會飛不起來吧？」鴿子遠去，桐月有些擔心。
沈卿卿抬頭看一手一個大食盒的桐月，微笑著說：「沒事，牠們會躲雨。」
桐月就「哦」了一聲，心道這年頭的鴿子還真有本事，該不是要成精了吧？而且姑娘說鴿子是用來送信的，她卻是從來沒有見到鴿子腳上綁東西，剛剛好像也沒有。
桐月一臉心思，發現沈卿卿已施施然邁步回屋中，她猛然回神，進屋伺候朝食。主僕三年來相互照顧，並不分親疏，經常同案而食。今日桐月卻是在擺膳後提著剩下的吃食就跑了。
沈卿卿見她是賊兮兮地笑著離開，也沒多問，飯還沒有用一半就見她已經折回，還邊走邊摸肚子，一臉撐著的樣子。
「做什麼壞事去了？」沈卿卿也抵不住好奇，頗有興趣問道。
桐月想要說話，卻是先用手捂著嘴打了個嗝，才嘿嘿笑著說：「奴婢把所有飯菜都吃完了，當著他們的面，叫他們壞心眼，活該餓肚子。」
沈卿卿詫異地張了張嘴，旋即笑出聲。自家婢女的飯量沒人比她清楚，估計那三人要被嚇得不輕。
而此時西邊的屋舍內，從沈家來的三人真是下巴都驚掉了。他們面前的每個盤子都空空如也，連菜湯都不見，陳力家的手還拿著要去盛粥的勺子，就那麼僵在半空中。
誰人吃飯是直接端了盆就一口灌下去的！

Crescent

在沈卿卿拾掇好要去祭拜父母時，三人還望著案桌上的空碟空碗發呆。
沈卿卿從西邊屋舍經過瞧見，又有些想笑，她腳步頓了頓，朝屋裡揚聲道：「你們若是用過飯了，就將盤碟收拾清洗一下，送回觀裡的廚房去。」
沈卿卿與桐月剛打傘離開，西邊屋舍就響起有人摔勺子的聲音。
陳力家的尖聲罵道：「她在指使我們幹活？這些不都是她婢女吃的？」
兩人默然，肚子同時響起「咕嚕」的一聲。
李四家的總歸是冷靜一些，忍了忍說：「快收拾，正好她們走了，應該是去拜祭大老爺，我們趁這個機會找找東西。」她要受不了這對野丫頭一樣的主僕了，找到東西好即刻回去交差！
她這樣一說，兩人又都來了精神，動作麻利地分工合作。
車夫去洗碗送碗，兩個婦人扭著圓潤的身子溜進了正房，開始翻箱倒櫃。
而道觀東面的殿宇裡，觀主領著弟子為沈大老爺夫婦誦念經文，沈卿卿給父母上了香，恭敬磕頭後跪坐。待到誦念聲停，她便站起身給觀主施了一禮，「卿卿謝觀主，多年照顧，實在無以為報。」
桐月聞聲便上前，捧著一疊銀票送到觀主手中。
觀主昨天受了驚嚇，神色萎靡，當手中傳來微不足道的重量時，那如死海一樣的眼霎時亮了——這都是百兩一張的銀票，少說有十張！
觀主又驚又喜，捏著銀票想要客氣推辭幾句，卻見沈卿卿主僕已經將長案上的牌位收好，用黑色的布包著抱在懷裡。「沈大姑娘，您這是……」
沈卿卿朝觀主微微一笑，說：「我們要回沈家去了，就此別過。」
觀主一怔，旋即向她施一禮，念了句無量壽佛，「姑娘心善，沈大人與沈夫人亦是大善，貧道會為大人與夫人築身頌其功德。」
「觀主才是大善，往後每年我亦會再盡能力多添香油錢。」沈卿卿又是笑著謝過，方帶著婢女消失在濛濛細雨中。
途中，桐月總覺得自家姑娘太過大方了，一千兩，在十個道觀塑身都可以了！
沈卿卿猜到她的心思，跟頻頻看過來的桐月道：「別的地方不叫青州府，亦沒有抵擋流寇為國捐軀的沈縣令。」
世人多以銀錢來衡量利益得失，因此一葉障目，忽略了世間很多東西是和璧隋珠，不能以價論之。例如在玄靈觀內為她父母塑身，能讓父母為青州府所做的貢獻不被世人遺忘，這就是無價。一千兩，其實是她占便宜了，而且……父母的事蹟還是她討回公道的關鍵！
桐月聽得似懂非懂，索性不想，遵循自己的心聲——她家姑娘做什麼都是對的！
沈卿卿回到小院後，做賊的三人早已在自己屋裡待著。聽到腳步聲，有些喪氣的給她見禮，三人六隻眼，就那麼盯著沈卿卿上下打量，只是看了一會，他們就都移開了目光。
大姑娘身上只有用手掌寬緞帶束腰的素色衣裙，除此之外，再無旁物。
東西究竟被她藏哪裡去了？難道是貼身收著？
三人猜測紛紛，不甘心地看著沈卿卿回屋。

Crescent

「他們的眼神怎麼叫人那麼不舒服？」關上屋門前，桐月還回頭望了一眼。
沈卿卿沒有說話，施施然往內室去。
她的舉動使桐月想到什麼，臉色一變，也衝進內室直接打開刻著蓮花紋的衣櫃，看到櫃中的抽屜還是落鎖的狀態，又鬆口氣，「奴婢還以為老爺給姑娘留的東西丟了！」
沈卿卿看著那個鎖，眸光閃了閃，讓桐月打開，隨手翻了翻內中的東西——鋪子的地契與蓋有官府印章的家業清單都在。
沈卿卿若有似無的笑了笑，說：「他們還是來翻過了，我出去的時候，特意將鎖開了的。」為的就是引著他們來找東西，不想他們東西沒拿，反倒還順手鎖了，看來他們找的不是這些。
桐月聽著就一陣後怕。姑娘怎麼那麼大膽啊，這些可都是以後的嫁妝，若是丟了，姑娘怕要被夫家看不起的！那家人可是侯爵之後。
沈卿卿此時卻已將手攏進了寬袖中，指尖輕輕摩挲著袖中那枚刻有字樣的玉佩。
「姑娘？」
桐月見她不語，以為她是生氣了，擔憂地喊了一聲。
只見沈卿卿轉身往外室去，語氣輕鬆，「拾掇兩件換洗衣裳，將重要東西帶上，我們一會就離開。」
一會就走，怎麼走？桐月有些懵。

約莫半個時辰，桐月這邊拾好隨行的物件，又得沈卿卿吩咐，出屋去喊了沈家來的三個僕人。
三人正愁著怎麼在沈卿卿身上找東西，聽到要見他們，自然是高高興興去了。
只是一踏進屋，就被滿室的凌亂弄得愣怔住。
書籍落一地，所有的抽屜和櫃子都大開著，就像是有人入室洗劫了一翻。
三人疑惑得面面相覷，哪知先是聽到李四家的悶哼一聲，就軟軟倒下。陳力家的與車夫大驚，忙要轉身，下刻卻也是脖子一疼，眼前漸暗無知覺的倒在地上，而他們身後，是拿著棍子冷笑的桐月。
將人都用悶棍放倒，桐月心中是滿滿的成就感，她可不是白吃飯的角色！
沈卿卿這才自屋中出來，裙裾廣袖逶迤拂過倒地的身軀。她居高臨下看了眼不醒人事的三人，微微一笑，「讓觀主去報官，有人假扮沈家僕人行入室偷盜之事。」
桐月脆生生地應是，將兩個小巧的包袱背在身上，打了傘扶著沈卿卿走出院子。
兩刻鐘後，沈家來的三名僕人被道姑們五花大綁扭著送官，哭得呼天搶地，怎麼解釋也沒有人聽，而一輛青篷馬車出現在玄靈觀山腳，在朦朧的雨簾中往青州府城方向去。

早晨淅淅瀝瀝的雨過了晌午竟是變做傾盆大雨，風雨中一輛青篷馬車走得搖搖晃晃，雨水砸在車身上，劈里啪啦作響。

Crescent

沈卿卿撩了窗簾往外才看一眼，臉頰就被雨水打濕。暴雨傾瀉，天地間都朦朧一片，所有一切彷彿都失去了輪廓，所見皆化為茫茫。
「姑娘，這雨太大了。」桐月忙用帕子幫她擦拭，在外邊大雨的干擾下，聲音都模糊不清。
「吁——」
馬車此時突然停了下來，穿蓑衣戴斗笠的車夫抹了把臉上的雨水，回身朝車廂裡喊道：「姑娘，這雨太大了，不能再走了！」
聽著被風雨打得斷斷續續的聲音，沈卿卿撩起門簾，又是一陣撲面而來的寒風與冷雨。她凝眉問道：「這是到哪兒了？」
「前面就是五里橋，過了橋再走五里路就進入青州府城的地界。」車夫瞇著眼看前方。
「五里橋……」沈卿卿嘴裡喃喃念了句，居然拿了斗笠戴上要下車看情況。
桐月在後邊喊著，忙取過傘也跟著跳下車，為她遮擋。
只是雨下得實在太大，油紙傘也不怎麼頂用，而地上已經積了不少雨水，直接沒過了主僕倆的腳踝，不能再走了。
沈卿卿看著不斷湧過來的水，想起每年這個地方遇雨就得發澇，還發生過百姓在橋上被水沖走的事，「許大叔，有什麼地方能避雨的嗎？」
「有的，前面不遠處有個土地廟，只是太久未修繕，姑娘若要去，怕是要在裡面遷就避一夜了。」
許大叔伸手指向東面，沈卿卿順著看過去，依稀見到是個小坡，地勢比這兒高出許多。她沒有猶豫，轉身要回車上，「就按大叔你說的，我們到那兒避一避。」
哪知就這空檔，後面響起一陣急促的馬蹄聲，三人沒反應過來，就聽到有人高聲喊「讓道」。
那行人在雨中跑得極快，聲音傳到沈卿卿這兒時已經離得非常近，此處又只有這一條窄道，兩邊都是農田，根本避讓不及。
桐月嚇得一把就將沈卿卿護在懷裡，撲向車轅，許大叔也是反應迅速，一把就將兩人拽到轅座上。
三四匹馬與馬車幾乎是擦身而過，濺起的泥水潑了三人一身，又是跑了些距離才停下，而跟在那幾匹馬後的馬車也在要撞上沈卿卿一行時及時勒停。
「哪來的短命鬼，在這兒擋道！」調轉馬頭的男子上前，二話不說就是厲聲斥喝。
桐月見自家姑娘被泥水濺得一身狼狽，不由得火冒三丈，張嘴就罵回去，「哪來的瞎眼郎，急著去見閻王！」
「妳！」上前的男子沒想到這小姑娘一張嘴那麼厲，反倒被噎住了。
男子的同伴已回到後面馬車處，沈卿卿聽到那人喊了聲世子，後面的話卻又被風雨掩蓋。
世子？青州府並無藩王或獲封國公侯爵位的人物，這世子是打哪來的？
沈卿卿疑惑著，坐直身子往後看了眼，順著斗笠滴下的雨珠如同水簾一般，遮擋了她大部分視線，只能模糊看見比自己這輛寬了許多的馬車輪廓。

Crescent

那邊又有人策馬上前，用高高在上的語氣道：「我們世子心善，就不計較你們的衝撞之罪，快走快走！別再攔著道。」
桐月一聽又來氣了，這究竟是誰衝撞誰，躲在車裡跟個王八一樣就能不講理了！她蹭地站起身，扠腰要與他理論。
沈卿卿此時已看清這些人衣裳上的徽記，眼中閃過詫異，想起一句話叫無巧不成書。她只覺得這種相遇當真有趣，就沒阻攔這場爭執，在聽著桐月與人爭論中，又響起了一陣馬蹄和車輪碾壓的聲響。
這條路是通往州城的，平素往來車馬也不少，但在雨天接二連三的就少見了。
護在馬車旁的秦晉隱隱約約聽到前方傳來爭吵聲，皺了皺眉頭，輕敲車壁稟道：「公子，前面有兩輛馬車擋在道中，好像發生了矛盾。」
車內很快傳出溫潤的聲音，「去看看，若不是大事就勸著散了，這下雨天的，都著急趕路。」
秦晉應是，策馬上前，還沒走近，就聽到小姑娘俐落地罵聲——
「你們張嘴就血口噴人，是你們趕路不帶眼，還險些傷著我們姑娘，你們不賠禮道歉，我就叫你們好看！」
小姑娘的話讓圍在她身邊的男人們都笑了，有人還戲謔了回去，「妳想要怎樣叫我們好看？我看小姑娘妳就挺好看的。」
眾人聞言又是一陣哄笑，氣得桐月直接就擼了袖子。
就在哄笑聲中，秦晉直接抽了刀，二話不說就朝那坐在馬背上的男人們擲了過去。那幾人是練家子，凌厲的風勁襲來，下意識就是散開避讓。馬兒受驚，腳下蹄子亂踢，叫他們又費了番功夫才安撫好，紛紛怒視來人。
秦晉此時已一矮身，將插入泥中的刀給拔了出來，翻身上馬，就那麼坐在馬背上指著幾人道：「欺負女人是什麼本事，若不和我打一場？」尾音拉長，十足的挑釁意味。
而秦晉身後，又有幾位高大的勁裝護衛跟上前。他們一行雖是衣著簡便，可腰間的佩刀與所騎的馬，有點眼力的都可以看出不是凡品。
為難沈卿卿的一行人相視一眼，眼尖的看清再後邊還有人影重重，大略一數，竟有二十餘人，當下心驚不已。
是權貴還是商隊？這樣的陣仗，比他們都張揚。
為首之人又再度打量秦晉幾眼，最後朝他一抱拳，雖還是要沈卿卿一行離開，語氣卻是軟了幾分。
桐月氣得還在那哼哼，沈卿卿扯她袖子示意回車裡去，她也隨之轉身回車內。轉身前與秦晉說：「謝過這位公子路見不平出手相助，前邊怕要生意外，建議慎行。公子若是不著急，東面不遠處的山坡有避雨之地。」說罷，放下簾子，讓許大叔轉道往東去了。
這姑娘在雨中一身狼狽，語氣卻十分從容和煦，好像先前那些讓人難堪的事不是發生在她身上。秦晉聞言一怔，沒想到還能遇到如此有涵養氣度的女子……
他默默掃一眼那簡陋的馬車，扯著韁繩歸隊，與嬴戎說明情況。

Crescent

「屬下覺得那個戴斗笠的小姑娘說得有理，再往前去便是河流，也是個低窪處，眼下雨太大了。」而且這邊已經有水漫了過來，前邊也不知是什麼光景，還是慎重一些好。

嬴戎聽罷亦覺有理，左右他只是去青州府城遊玩的，不急這一時半會，便讓秦晉下令轉道。

而與沈卿卿衝突的那行人，在稟報後卻聽主子冷笑一聲，十分不屑地說：「也就你們這些蠢貨會信，擺明了那個小姑娘怕我們後面報復，見來人仗義，誆他們護行。我們走，不必理會這樣的鬼話。」

稟報之人也覺得有理，高喊繼續趕路，可當馬蹄踏過的水波濺打到褲腿上時，心中又莫名不安……應該不會那麼邪門吧？

Crescent